

指间山河:从小我孤诣到大我担当

——李冰奇指画艺术重塑东方美学之旅③

七十余载人生沉浮,东西方文化跨界求索,李冰奇以指为笔、以墨为魂,将个体生命的孤微吟哦,升华为家国天下的浩荡抒怀。从承袭八大山人的孤高风骨,到海外漂泊的文化探寻,他在“享受困苦、消化艰辛、发现希望”的生命洗炼中,完成了从画家到文化担当者的蜕变,最终以指尖泼染的山河意象,让个体的创作悄然汇入大我担当的时代脉动。



李冰奇新作《繁荣昌盛图》(受访者供图)



李冰奇在创作。(受访者供图)

□本报记者 王鲁萍

诗画共生,笔墨载哲思

李冰奇的艺术,始终浸润着“诗画同源”的文人风骨,其文画合一的造诣,是技法与哲思的深度交融。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刘勃舒曾赞之:“冰奇的画作有文化修养、哲学思维在里面,以画载诗,实属难得。”

“我以诗的反讽与借喻延续绘画,赋予作品文学厚度。”李冰奇所言的文学性,绝非题诗配画的表层结合,而是诗与画的双向赋能——画为诗立形,诗为画铸魂。他的题画诗直抒胸臆又意蕴深远,“任性宁直绝不弯,横斜竖立待求变。今日收拾回家去,任它巧手万般编。”彰显其坚韧刚毅的艺术风范;“风也、雨也、雪也,铸松品也;酸也、甜也、苦也,造人生也。”则将岁月磨砺与生命感悟凝聚于笔端,诗与画的交融浑然天成。其笔下贯穿始终的“黑鸟”意象,便是诗画共生的核心载体,更是其生命哲学的具象投射。“黑鸟对天叫声急,两树相扶正依依。春风乍暖天又寒,犹恐新绿不逢时。”画中黑鸟,承八大山人之孤高,却无愤世之冷傲,尽显历经沧桑后的从容笃定。

这只黑鸟,是李冰奇的精神化身。早年困顿时,黑鸟栖于寒枝、眼神倔强,墨色沉郁间藏着“风雨侵衣骨

更坚”的抗争;晚年心境澄明后,黑鸟疏朗栖枝、神态安然。“惊它回首龟同寿,立在枝上何言愁。一旦风雨稍后过,洗罢往事共春秋。”画中线条与诗中哲思相印证,让作品兼具视觉冲击力与精神穿透力。品读其作,品画形,更读诗心,黑鸟便是连接形与心的纽带,让艺术超越视觉,成为承载生命哲思的精神载体。

这份以笔墨锚定诗心、以物象承载哲思的创作路径,正是中国画大写意艺术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。中国画的大写意以老庄哲学为根基,融合诗词、书法艺术,是中国书画之魂,集中展现了中国人的内在审美与高远意境。然而,由于大写意“成家”难度大,需兼具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精湛的技艺与高尚的品格,近现代以来从事者日渐稀少。

作为当代指墨大写意的领军人物,李冰奇深知自己的使命。他在谈到绘画的最终目的时说:“绘画一旦进入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流形式,享乐主义、功利主义就会浮上来。”这份批判,源于他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,这份担当,让他超越了个人的艺术追求,成为指墨大写意艺术的守护者与传承者。

苦修不辍,担当铸艺魂

对于李冰奇而言,艺术成就从来不是天赋的偶然馈赠,而是艰难困苦淬炼的扎实积淀。他的“苦修之志”,贯穿于艺术之路的每一步,历经血肉之苦和精神之苦,成就其人生哲学的绝然风骨。

李冰奇艺术之路的苦,首先是深入骨髓的皮肉之苦。他的指画绝非炫技之作,而是以磨掉数层皮之苦修,探索水墨与手指结合的极限,终达“心指相通”的境界。毛笔的弹性可收可放,而手指肌肤脆弱,蘸墨过多则洒成墨疙瘩,蘸墨过少则拖拉不开,难以呈现层次丰富的墨色变化。为攻克这一难题,李冰奇将自己关在屋里整月不出门,反复摸索水墨与手指的融合之道,手指磨出血泡、结出厚茧是常态,甚至曾因过度劳作导致

手指皮肤反复破损脱落。他独创“指掌并用的洒墨法和洒色法”,将其与泼墨、积墨等传统技法有机结合,使指墨呈现出浓淡、枯润、干湿层次丰富的艺术效果,小幅盈尺见奇巧,巨幅丈八气吞山河。

比起有形的身体磨砺,那无形的心志磨练,才是他艺术灵魂得以挺拔的真正脊梁。李冰奇深切认同吴冠中的观点,画家要吃得苦,才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,这样的作品经过历史考验,才能流传下来。

面对创作的自我突破之“苦”,他将苦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精神养分。他在享受艰难困苦中发现希望,站在未来看现在。这种坦荡荡的豁达,让他的画作尽显生命的韧性与张力。

家国情怀,大我映山河

李冰奇艺术境界的最高跃迁,是从小我的技艺锤炼、情绪表达,升华为大我的家国关怀、人类共情。这份担当,是岁月沉淀后的精神自觉,是对民族复兴、世界和谐的深切期许。

从早年潜心小我、取法八大山人的孤高抒怀,到远赴海外、在文化碰撞中寻求融合的探索期,再到历经漂泊后沉淀升华,最终以“文化飞散者”的自觉,在艺术上彻底挣脱桎梏,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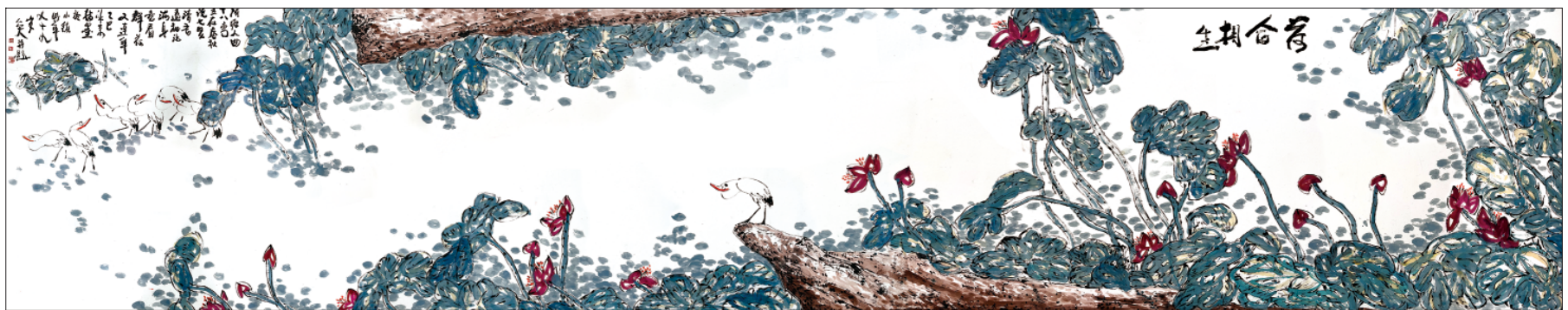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升华,在《荷合相生》与新版《繁荣昌盛图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十米巨作《荷合相生》,以“荷合”谐音“和合”,借莲荷意象隐喻社会和谐、民族和睦、人类共生。其独创洒墨洒色技法,勾勒出荷叶舒展、荷花绽放、鱼群游弋的生机图景,笔墨淋漓间,是对家国安宁、世界大同的深情祝福。

《繁荣昌盛图》是李冰奇二十八年前的作品的同名之作。新作中,早年那种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张力,已沉淀为一种更为纯熟与深厚的表达。画中老石榴树的枝干以浓淡墨色皴擦点染,肌理嶙峋如苍龙游走,枝头石榴垂垂欲坠,殷红的果皮下仿佛漾着饱满的籽粒。石榴的美好寓意与“繁荣昌盛”的时代期许在此交融,自然物象由此承载起家国兴旺的深切祈愿。

不执于荣辱、不刻意求风,在顺势而为中实现精神超越。这份大我担当,源于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悟。他将个人命运融入时代洪流,以艺术为桥,连接民族根脉与世界文明,完成了从画家到文化担当者的最终蜕变。

七十余载笔墨征程。李冰奇的艺术之路,是一条从个人情感的抒发,历经跨文化的探索与碰撞,最终回归并升华至家国情怀与人类共通价值的表达之路。从孤微吟哦到家国抒怀,他以画者的觉悟,完成了生命的图腾。

【策划:高文 孟祥凤】



李冰奇作品《荷合相生》(受访者供图)